

增評補圖大觀錄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峻川大某山民加註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是開卷一大宗旨。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心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現身說法，當事無成之際，借他人口，酒杯澆自已磊塊賢者，不免。

卷九十

增評補圖大觀瑣錄一百二十卷
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霑撰 清高鶚續，清
護花主人評，清大某山民
加評

能將夢境相隨，便不墮入魔道。

卷九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55
編號 D8654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雙紅堂-小說-55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增評補圖大觀彙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版權所有: 本校大學英語文獻研究會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屆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中厯厯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以上爲全書

增
新
繪
圖
人
物
貨
金
錄

K2.916
1/2

03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說
55(13)

科2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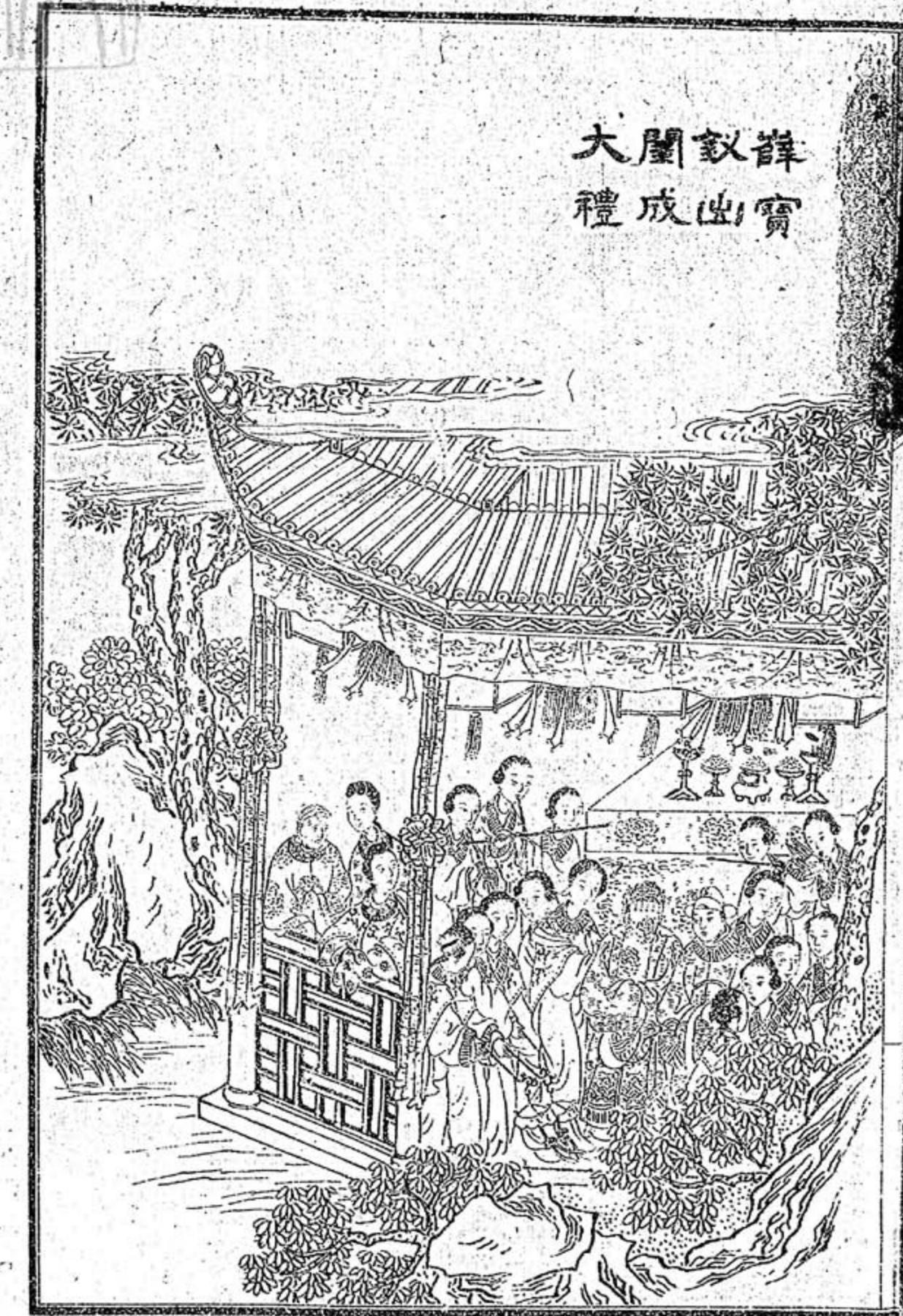


常
林

林
新
瘦
情
稿



薛寶釵出閨成禮



增評補圖大觀錄瑣卷九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鵑說了一句話。更動了心。一時吐出血來。幾乎暈倒。虧了還同著秋紋兩個人攬扶著黛玉到屋裏來。那時秋紋去後。紫鵑雪雁守著。見他漸漸甦醒過來。問紫鵑道。你們守著哭什麼。紫鵑見他說話明白。倒放了心。因說姑娘剛才打老太太那邊回來。身上覺著不大好。嚇的我們沒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我那裏就能殞死呢。這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處。原來黛玉因方纔聽得寶玉寶釵的事情。這本是他數年的心病。一時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來。吐了這一口血。心中卻漸漸的明白過來。把頭裏的事一字也不記得了。這會子見紫鵑哭。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話來。此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債。這裏紫鵑雪雁只得守著。想要告訴人去。怕又像上次招得鳳姐兒說他們失驚打怪的。那知秋紋回去。神情慌遽。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麼了。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賈母大驚說。這還了得。連忙著。

知笑甚於哭。即可知不傷心之甚於傷心。也。至此方悟是債亦已。到了此地位。又如何不得。得。吾爲之念好了。歌。

第九十五回

老太太大九個字盛耶抑恨之耶想善除者必能理會得之然有極亦以見老太太是微微一笑此恨之白疼了我

不是呢他竟是害他外祖母奚用操心預備後事

買母言語不近人情寶玉是誰黛玉是誰可惡

別的沒有亦俗所謂自縫肚耳難道買太君一生都在墳子裏有什麼疼他有什麼

以上結黛玉聞信得病一段文字以下接寫說定親事及行聘一段

實在是林妹妹纔好

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告訴了他婆媳兩個鳳姐道我都囑付到了這是什麼人去走了風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麼。賈母道且別管那些先瞧瞧去是怎麼樣了。說著便起身帶著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見黛玉顏色如雪並無一點血色神氣昏沈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子頭遞了痰盒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大家都慌了只見黛玉微微睜眼看見賈母在他旁邊便喘吁吁的說道老太太愛一筆勾消你白疼了我了。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難受便道好孩子你養著罷不怕的黛玉微微一笑把眼又閉上了外面了頭進來回鳳姐道大夫來了于是大家略避。王大夫同著賈璉進來診了脈說道尙不妨事這是鬱氣傷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斂陰止血的藥方可望好。王大夫說完同著賈璉出去開方取藥去了。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呢他只怕難好你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冲一冲或者好了豈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麼樣也不至臨時忙亂。如今家裏這兩天正有事呢。鳳姐兒答應了。賈母又問了紫鵑一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賈母心裏只是納悶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事的人事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

我纔心裏疼他若是他心裏有別的想頭成了什麼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自此之後奉請放心罷了。你們說了我倒有些不放心因回到房中又叫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回王夫人的話竝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賈母道我方纔看他卻還不至糊塗這個理我就不明白。咱们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了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著化多少錢都使得若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鳳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掛心。橫豎有他二哥哥天天同著大夫瞧看倒是姑媽那邊的事要緊。今日早起聽見說房子不差什麼就妥當了。竟是老太太到姑媽那邊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媽家裏有寶妹妹在那裏難以說話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咱们一夜都說結了就好辦了。賈母王夫人都道你說的是。日晚了明日飯後咱们娘兒們就過去說著。賈母用了晚飯。鳳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不提。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來便要試試寶玉走進裏間說道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欢不喜歡。寶玉聽了只管瞧著鳳姐笑微微的點點頭兒。鳳姐笑道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寶玉卻大笑起來。鳳姐看著也斷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因又

鳳姐其有悔心否

據此千係

寶哥之心終無見還來
之日矣求其不作和
苟也得乎

鬼鬼祟祟的都是他
一個人

或有此慮亦宜善
處之而後竟滿口應
承其母乃造次

姨媽受其籠罩矣其
女兒終身大事所關
豈得以沒法兒三字
聽之然則致寶釵於
其母也

問道。老爺說：「你好了。纔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麼傻，便不給你娶了？」寶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說著便站起來說：「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鳳姐忙扶住了。說：「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了，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玉道：「娶過來他到底是見我。」此句是病我不見鳳姐，又好笑，又著忙。心裏想：「襲人的話不差。提了林妹妹，雖說仍舊說些瘋話，卻覺得明白些。若真明白了，將來不是林姑娘打破了這個燈虎兒？那饑荒，纔難打呢！」便忍笑說道：「你好好兒的便見你。若是瘋瘋癲癲的，他就不見你了。」寶玉說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裏頭。」鳳姐聽著，竟是瘋話，便出來對著賈母說。賈母聽了，又是笑，又是疼，便說道：「我早聽見了。如今且不用理他。叫襲人好好的安慰他。咱们走罷。」說著，王夫人也來了。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裏，只說罣記著這邊的事來瞧瞧。薛姨媽感激不盡，說些薛蟠的話。吃了茶，薛姨媽纔要叫人告訴寶釵。鳳姐連忙攔住道：「姑媽不必告訴寶妹妹。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老太太此來一則爲瞧姑媽，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特請姑媽到那邊商議。」薛姨媽聽了，點點頭。兒說是了。於是大家又說些閒話，便回來了。當晚薛姨媽果然過來見過了賈母。

到王夫人屋裏來，不免說起王子騰來。大家落了一回淚。薛姨媽便問道：「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裏，寶哥兒出來請安，還好好兒的，不過略瘦些。怎麼你們說得很利害？」鳳姐便道：「其實也不怎麼樣。只是老太太懸心。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不知幾年纔來。老太太的意思，頭一件叫老爺看著寶兄弟成了家，也放心。二則也給寶兄弟沖沖喜，借大妹妹的金鎖，壓壓邪氣。只怕就好了。」薛姨媽心裏也願意，只慮著寶釵委屈，便道：「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此句卻說得是王夫人便按照著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只說：「姨太太這會子家裏沒人，不如把粧奩一概蠲免。明日就打發蝌兒去告訴蟠兒。一面這裏過門，一面給他變法兒料理官事。」竝不說著，只見賈母差鴛鴦過來候信。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然也沒法兒。又見這般光景，只得滿口應承。鴛鴦回去，回了賈母。賈母也甚喜歡，又叫鴛鴦過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薛姨媽也答應了。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不免又敍了半夜話兒。次日薛姨媽回家，將這邊的話細細的告訴了寶釵，還說我已經應承了。寶釵始則低頭不語，後來便自垂淚。薛姨

本是願意此時實不
願意母也天只不諒
人只

媽用好言勸慰解釋了好些話。寶釵自回房內寶琴隨去解悶。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自己起身一則打聽審詳的事。二則告訴你哥哥一個信兒。你即便回來薛蝌去了四日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哥哥的事。上司已經准了誤殺。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咱们預備贖罪的銀子。妹妹的事。說媽媽做主很好的。趕著辦罷。薛姨媽聽了一則薛蟠可以回家。二則完了寶釵的事。心裏安頓了好些便是看著寶釵心裏好像不願意似的。雖是這樣。他是女兒家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知我應了。他也沒得說的。便叫薛蝌辦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卽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還問了過禮的日子來。你好預備。本來咱们不驚動親友。哥哥的朋友。是你说的都是混帳人親戚呢。就是賈王二家。如今賈家是男家。王家無人在京裏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沒有來請咱们。咱们也不用通知。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託他照料些。他上幾歲年紀的人到底懂事。薛蝌領命。叫人送帖過去。次日賈璉過來見了薛姨媽。請了。安便說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過來回姨太太。就是明日過禮罷。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飭就是了。說著捧過通書來。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點頭應允。賈璉趕著回去回明賈政。賈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說。既不叫親友們

知道。諸事甯可簡便些。若是東西上請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訴我。賈璉答應進內將話回明賈母。這裏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禮的物件都送與賈母。過目。竝叫襲人真通同作弊告訴寶玉。那寶玉又嘻嘻的笑道。這裏送到園裏。回來園裏又送到了。這裏咱们的人送咱们的人收。何苦來呢。賈母王夫人聽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他今日怎麼這麼明白呢。鴛鴦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來一件一件的點明。給賈母瞧道。這是金項圈。這是金珠首飾。共八十件。這是粧疋四十疋。這是各色紬綢。酒的銀子。賈母看了。都說好。輕輕的與鳳姐說道。你去告訴姨太太說。不是虛禮。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慢慢的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那好日子的被褥。還是咱们這裏代辦了。罷。鳳姐答應了出來。叫賈璉先過去。又叫周瑞旺兒等分付他們。不必走大門。只從園裏。從前開的便門內送去。我也就過去。這門離瀟湘館還遠。倘別處的人見了。囑付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裏提起。眾人答應著。送禮而去。寶玉認以爲真心。裏大樂。精神便覺得好些。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說姓。因此上下人等。雖都知道。只因鳳姐分付。都不敢走漏風聲。

說得來有情有理誰
謂其便耶

其送禮風俗與今日

大同小異

咳此等之事林姑娘
那裏知道

吉事折折爾而不用
提起竟同偷做親矣
弗宜偷者而偷則欲
偷者安得再偷
所以著明賈母王夫
人鳳姐等之罪
行聘一段文字結住

以下接前段寫黛玉
焚稿及病危光景

紫鵑解釋總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而奚來爲韁

人以爲傻笑之餘而
不知此笑已不像矣
非此一息都可不必
矣我竝非催姑娘死
也斯時買母依然如夢
中所見幽於岑寂之
中誰可告愬者此紫
鵠所親見其行事豈
不然乎

海後語亦悟後語

且說黛玉雖然服藥。這病日重一日。紫鵑等在旁苦勸道。這事情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都知道。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沒有的。姑娘不信。只擎寶玉的身子說起這樣大病怎麼做得親呢。姑娘別聽瞎話自己安心保重。纔好。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又咳嗽數聲。吐出好些血來。紫鵑等去看。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勸不過來。惟有守著流淚。天天三四趨去告訴賈母。鴛鴦測度賈母近日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況賈母這幾日的心都在寶釵寶玉身上。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只請太醫調治罷了。黛玉向來病著。自賈母起。直到姊妹們的下人。常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睜開眼只有紫鵑一人。自料萬無生理。因支持著向紫鵑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雖。是。老。太。太。太。派。你。服。侍。我。這。幾。年。我。擎。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說到這裏。氣又接不上來。紫鵑聽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出話來。遲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紫鵑妹妹。我踢著不受用。你扶起我來。靠著坐坐。纔好。紫鵑道。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來。又要抖擗著了。黛玉聽了閉上眼。不言語了一時。又要起來。紫鵑沒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兩邊用軟枕靠住自己。卻倚在旁邊。

黛玉那裏坐得住。下身自覺硌的疼。很命的掌著叫過雪雁來道。我的詩本子說著。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因找來送到黛玉跟前。黛玉點點頭兒。又擡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發怔。黛玉氣的兩眼直瞪。又咳嗽起來。又吐了一口血。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黛玉嗽了吐在盒內。紫鵑用絹子給他拭了嘴。黛玉便擎那絹子。指著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鵑道。姑娘歪歪兒罷。黛玉又搖搖頭兒。紫鵑料是要絹子。便叫雪雁開箱。掣出一塊白綾絹子來。黛玉瞧了。擦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紫鵑這纔明白過來。要那塊題詩的舊帕。只得叫雪雁擎出來。遞給黛玉。紫鵑勸道。姑娘歇歇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只見黛玉接到手裏。也不瞧。詩硬掙著伸出那隻手來。很命的撕那絹子。卻是只有打顛的分兒。那裏撕得動。紫鵑早已知他是恨寶玉。卻也不敢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氣。黛玉點點頭兒。接在袖裏。便叫雪雁點燈。雪雁答應。連忙點上燈來。黛玉瞧瞧。又閉了眼。坐著。喘了一會子。又道籠上火盆。紫鵑打諒他冷。因說道。姑娘踢下多蓋一件罷。那火氣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搖頭兒。雪雁只得籠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點頭意思叫擎到炕上來。雪雁只得端上來。出去擎那張

此身已矣。吾爲之一哭。前之整理詩稿，猶是象之愛爾馨之惜膺也。今復矣。

於是瀟湘館生之詩，不復傳於世矣。所占頭記中數首。

還要叫誰去誰還賞到這裏來。

變大姐想亦在其內。

火盆炕桌那黛玉卻又把身子欠起。紫鵑只得兩隻手來扶著他。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拏在手中。瞧著那火點點頭兒。往上一撩。紫鵑嚇了一跳。欲要搶時。兩隻手卻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拏火盆桌子。此時那絹子已經燒著了。紫鵑勸道：姑娘這是怎麼說呢？黛玉只作不聞。回手又把那詩稿拏起來瞧了瞧。又撩下了。紫鵑怕他又要燒連忙將身倚住。黛玉騰出手來拏。時黛玉又早拾起。撲在火上。此時紫鵑卻殼不著乾急。雪雁正拏進桌子來。看見黛玉一撲。不知何物。趕忙搶時。那紙沾火就著。如何能殼少待。早已烘烘的著了。雪雁也顧不得燒手。從火裏抓起來。撲在地下亂躡。卻已燒得所餘無幾了。那黛玉把眼一閉。往後一仰。幾乎不曾把紫鵑壓倒。紫鵑連忙叫雪雁上來。將黛玉扶著放倒。心裏突突的亂跳。欲要叫人時。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時。自己同著雪雁和鵝哥等幾個小了頭。又怕一時有什麼原故。好容易熬了一夜。到了次日。早起。覺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飯後忽然又嗽。又吐。又緊起來。紫鵑看著不祥了。連忙將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自己卻來回賈母那知到了賈母上房。靜悄悄的只有兩三個老媽。和幾個做粗活的。次一夜中直覺得陰森森地。有頭在那裏看屋子呢。紫鵑因問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說不知道。紫鵑聽這話。

處裏也深

不

外人

咤異。遂到寶玉屋裏去看。竟也無人。遂問屋裏的了頭。也說不知。紫鵑已知八九。但這些人怎麼竟這樣很毒冷淡。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沒有。

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一扭身便出來了。自己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

真要看他

此一層紫鵑心中所

去了

新房中

是委屈

二爺

齒的一面走一面想。早已來到怡紅院。只見院門虛掩裏面。卻又寂靜的很。紫鵑忽然想到他要娶親。自然是有了新屋子的。但不知他這新屋子在何處。正在那裏徘徊瞻顧。看見墨雨飛跑。紫鵑便叫住他。墨雨過來笑嘻嘻的道：姐姐在這裏做什麼。紫鵑道：我聽見寶二爺娶親。我要來看看熱鬧兒。誰知不在這裏。也不知道。幾兒墨雨悄悄的道：我這話只告訴姐姐。你可別告訴雪雁他們。上頭吩咐了連你們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日夜裏娶。那裏是在這裏。老爺派璉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說著又問姐姐有什麼事。紫鵑道：沒什麼事。你去罷。墨雨仍舊飛跑去。了。紫鵑自己發了一回。忽然想起黛玉來。這時候還不知是死是活。因兩淚汪汪咬著牙發狠道：寶玉我看他明兒死了。你算是躲得過不見了。你過了你那如。

得不愧爲
死交

峰層見疊出

心如意的事兒。擎什麼臉來見我。一面哭一面走。嗚嗚咽咽的自回去了。還未到瀟湘館。只見兩個小了頭在門裏往外探頭探腦的。一眼看見紫鵑那一個便叫道。那不是紫鵑姐姐來了麼。紫鵑知道不好了。連忙擺手兒不叫鬧。趕忙進去看時。只見黛玉肝火上炎。兩顴紅赤。紫鵑覺得不妥。叫了黛玉的奶奶王奶奶來。看他便大哭起來。這紫鵑因王奶奶有些年紀。可以仗個膽兒。誰知竟是個沒主意的人。反倒把紫鵑弄得心裏七上八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便命小了頭急忙去請。你道是誰。原來紫鵑想起李宮裁是個孀居。今日寶玉結親。他自然迴避。況且園中諸事向係李紈料理。所以打發人去請他。李紈正在那裏給賈蘭改詩。冒冒失失的見一個了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裏都哭呢。李紈聽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連忙站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著。一頭走著。一頭落淚。想著姊妹在一處一場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髣鬢。一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作了北邙鄉女。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自己也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真真可憐可嘆。一頭想著。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裏面卻又寂然無聲。李紈倒著起忙來。想來必是

夢入微如於風溼俱碎不敢復言情矣

寫出一個好紫鵑

謬參到十二分真能
夢入微如於風溼
俱碎不敢復言情矣

傷心景象又從旁面
寫出一層

好李紈

到此地位又何異精
著來光著去乎

已死。都哭過了。那衣衾未知。粧裹安當了。沒有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來。裏面開門。口一個小了頭已經看見。便說大奶奶來了。紫鵑忙往。外走。和李紈走了個對臉。李紈忙問怎麼樣。紫鵑欲說話時。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兒。卻一字說不出。那眼淚一似斷綫珍珠。一般祇將一隻手回過去。指著黛玉。李紈看了紫鵑這般光景。更覺心酸。也不再問。連忙走過來看時。那黛玉已不能言。李紈輕輕叫了兩聲。黛玉卻還微微的開眼似有知識之狀。但只眼皮嘴脣微有動意。口內尙有出入。之息。卻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李紈回身見紫鵑不在跟前。便問雪雁。雪雁道。他在外頭屋裏呢。李紈連忙出來。只見紫鵑在外頭空床上。踢著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溼了碗大的一片。李紈連忙喚他。那紫鵑纔慢慢的睜開眼。欠起身來。李紈道。傻了頭。這是什麼時候。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衾。還不擎出來。給他換上。還等多早晚呢。難道他個女孩兒家。你還叫他失身露體。精著來光著去。麼。紫鵑聽了這句話。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李紈一面也哭一面著急。一面拭淚。一面拍著紫鵑的肩膀。道。好孩子。你把你的心都哭亂了。快著收拾他的東西罷。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正鬧著外邊。

一片驕奢景象

更無第二個光景可

李紈得體亦得致

全無疼惜之心老太太與二奶奶真糊塗極矣無怪紫鵝之不用也

這種人原只會趨上風頭的

情道

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紈嚇了一跳。看時卻是平兒跑進來。看見這樣。只是獸磕磕的發怔。李紈道：「你這會子不在那邊做什麼來了？」說著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平兒道：「奶奶不放心叫來瞧瞧。既有大奶奶在這裏。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李紈點點頭兒。平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說著一面往裏走。一面早已流下淚來。這裏李紈因和林之孝家的道：「你來的好快。出去瞧瞧去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妥當了。叫他來回我。不用到那邊去。」林之孝家的答應了。還站著。李紈道：「還有什麼話呢？」林之孝家的道：「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邊用紫鵝姑娘使喚。使喚呢？」李紈還未答言。只見紫鵝道：「林奶奶你先請罷。等著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的。」那裏用這麼說到這裏。卻又不好說了。因又改說道：「況且我們在這裏守著病人身上也不潔淨。林姑娘還有氣兒呢。不時的叫我。李紈在旁解說道：「當真這林姑娘和這了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倒是雪雁是她南邊帶來的。他倒不理會。惟有紫鵝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林之孝家的頭裏聽了紫鵝的話。未免不受用。被李紈這番一說。卻也沒的說。又見紫鵝哭得淚。人一般只好瞧著他。微微的笑。因又說道：「紫鵝姑娘這些閒話。倒不要緊。只是他卻說得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況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麼。正說著。平兒擦著眼淚出來道：「告訴二奶奶什麼事？」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平兒低了一回頭。說這麼著罷。就叫雪雁去罷。李紈道：「他使得麼？」平兒走到李紈耳邊。說了幾句。李紈點點頭兒道：「既是這麼著。就叫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雪雁使得麼？」平兒道：「使得都是一樣的。林家的道。那麼姑娘就得叫雪雁跟了我去。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李紈道：「是了。你這麼大年紀。連這麼點子事還不能很明白。再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說著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原來雪雁因這幾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麼便也把心冷淡了。況且聽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連忙收拾了頭。平兒叫他換了新鮮衣服。跟著林家的去了。隨後平兒又和李紈說了幾句話。李紈又囑付平兒打那麼催著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辦了來。平兒答應著出來。轉了個灣子。看見林家的帶著雪雁在前頭走呢。趕忙叫住道：「我帶了他去罷。你先告訴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奶奶那派鬼戲文。

真或嘆叨寫出局外
人不關痛癢。出局外
徵來的事。真鬼鬼祟
祟之極

以上給黛玉焚稿及
以下卽從雪雁遞入
段寶玉迎娶文字並帶

的是雪雁想頭若鵠則又不然矣

犬書真史筆

誰知哥哥所謂吉時
者妹妹之凶時也
可憐在夢中只怕
等好時辰就去矣

裏。我替回就是了。那林家的答應著去了。這裏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子裏。回明了。自去辦事。卻說雪雁看見這般光景。想起他家姑娘也未免傷心。只是在賈母鳳姐跟前不敢說出。因又想道。也不知用我作什麼。我且瞧瞧寶玉成日家和

如。今。載。了。雪。中。送。炭。

我們姑娘好的蜜裏調油。這時候總不見面了。也不知是真病假病。怕我們姑娘

不依他。假說丢了玉。糲出傻子樣兒來。叫我們姑娘寒了心。他好娶寶姑娘的意

思。我看着他。去看他。見了我。傻不傻。莫不成今兒還糲傻麼。一面想著。已溜到裏

閒屋子門口。偷偷兒的瞧。這時寶玉雖因失玉昏憤。但只聽見娶了黛玉爲妻。真

乃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那身子頓覺健旺起來。祇不

過不似從前那般靈透。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巴不得卽見黛玉。盼到今日

完姻。真樂得手舞足蹈。雖有幾句傻話。卻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絕了。雪雁看了。又

是生氣。又是傷心。他那裏曉得寶玉的心事。便各自走開。這裏寶玉便叫襲人快

快給他糲新坐在王夫人屋裏。看見鳳姐尤氏。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時。只管問

襲人道。林妹妹打園裏來。爲什麼費事還不來。襲人忍著笑道。等好時辰就來。又

聽見鳳姐與王夫人道。雖然有服外頭不用鼓樂。咱们南邊規矩。要拜堂的。冷清

清使不得。我傳了家內學過音樂管過戲子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熱鬧些。王夫人點頭說。使得。一時大轎從大門進來。家裏細樂迎出去。十二對宮燈排著進來。倒也新鮮雅致。償相請了新人出轎。寶玉見新人幪著蓋頭喜娘披紅扶著下首扶新人的。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雪雁。寶玉看雪雁猶想因何紫鵑不來。倒是他呢。又想道是了。雪雁原是他南邊家裏帶來的紫鵑。仍是我們家的自然不必帶來。因此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的一般歡喜。償相贊禮。拜了天地。請出賈母。受了四拜。後請賈政夫婦登堂行禮畢。送入洞房。還有坐床撒帳等事。俱是按金陵舊例。賈政原爲賈母作主。不敢違拗。不信沖喜之說。那知今日寶玉居然像個好人一般。賈政見了。倒也喜歡。那新人坐了床。便要揭起蓋頭的。鳳姐早已防備。故請賈母王夫人等進去照應。寶玉此時到底有些傻氣。便走到新人跟前說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見了。寶玉心目中總無第二人蓋著這撈什子做什麼。欲待要揭去。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來寶玉又轉念。一想道。林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次。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喜娘接去蓋頭。雪雁走開。鶯兒等上來伺候。寶玉睜眼一看。好像寶釵。心中不信。自己一手持燈。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寶釵。麼。只見他盛

糊。豔。服。豐。肩。悞。體。鬟。低。鬢。蟬。眼。瞇。息。微。真。是。荷。粉。露。垂。杏。花。烟。潤。了。寶。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鴛。兒。立。在。旁。邊。不。見。了。雪。雁。寶。玉。此。時。心。無。主。意。自。已。反。以。爲。是。夢。中。了。呆。呆。的。只。管。站。著。眾。人。接。過。燈。去。扶。了。寶。玉。仍。舊。坐。下。兩。眼。直。視。半。語。全。無。賈。

真。是。夢。中。

神

不是定

母。恐。他。病。發。親。自。扶。他。上。床。鳳。姐。尤。氏。請。了。寶。釵。進。入。裏。閒。床。上。坐。下。寶。釵。此。時。自。然。是。低。頭。不。語。寶。玉。定。了。一。回。神。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邊。便。輕。輕。的。叫。襲。人。道。我。是。在。那。裏。呢。這。不。是。做。夢。麼。襲。人。道。你。今。日。好。日。子。什。麼。夢。不。夢。的。混。說。老。爺。可。在。外。頭。呢。寶。玉。悄。悄。兒。的。擎。手。指。著。道。坐。在。那。裏。這。一。位。美。人。兒。是。誰。襲。人。握。了。自。己。的。嘴。笑。的。傳。神。之。筆。說。不。出。話。來。歇。了。半。日。纔。說。道。是。新。娶。的。二。奶。奶。眾。人。也。都。回。過。頭。去。忍。不。住。的。笑。寶。玉。又。道。好。糊。塗。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襲。人。道。寶。姑。娘。道。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道。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寶。玉。道。我。剛。纔。看。見。林。姑。娘。了。麼。還。有。雪。雁。呢。怎。麼。說。沒。有。你。們。這。都。是。做。汁。麼。頑。呢。鳳。姐。便。走。上。來。輕。輕。的。說。道。寶。姑。娘。在。屋。裏。坐。著。呢。別。混。說。回。來。得。罪。了。他。老。太。太。不。依。的。寶。玉。聽。了。這。會。子。糊。塗。更。利。害。了。本。來。原。有。昏。憤。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不。得。主。意。便。也。不。顧。別。的。了。口。口。聲。聲。只。要。找。林。妹。妹。去。賈。母。等。上。

刻。刻。在。心。如。何。不。見。難。道。是。驚。兒。不。成。真。個。是。殞。將。何。以。爲。信。耶。

前。安。慰。無。奈。他。只。是。不。懂。又。有。寶。釵。在。內。又。不。好。明。說。知。寶。玉。舊。病。復。發。也。不。講。明。只。得。滿。屋。裏。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眾。人。雅。雀。無。聞。停。了。片。時。寶。玉。便。昏。沈。睡。著。也。不知。幾。時。重。復。相。見。行。賈。母。見。寶。玉。睡。著。也。回。房。去。暫。歇。次。早。賈。政。辭。了。宗。祠。過。來。拜。別。賈。母。稟。稱。不。孝。遠。離。惟。願。老。太。太。順。時。願。養。兒。子。一。到。任。所。即。修。稟。請。安。不必。掛。念。寶。玉。的。光。景。想。來。心。下。倒。放。寬。了。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略。歇。一。歇。眾。人。賀。喜。送。行。賈。母。見。寶。玉。睡。著。也。回。房。去。暫。歇。次。早。賈。政。辭。了。宗。祠。過。來。拜。別。賈。母。稟。稱。不。孝。遠。離。惟。願。老。太。太。順。時。願。養。兒。子。一。到。任。所。即。修。稟。請。安。不必。掛。念。寶。玉。的。事。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只。求。老。太。太。訓。誨。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竝。不。將。寶。玉。復。病。的。話。說。起。只。說。我。有一。句。話。寶。玉。昨。夜。完。姻。竝。不。是。同。房。今。日。你。起。身。必。該。叫。他。遠。送。纔。是。他。因。病。沖。喜。如。今。纔。好。些。又。是。昨。日。一。天。勞。乏。出。來。恐。怕。著。了。風。故。此。問。你。你。叫。他。送。呢。我。即。刻。去。叫。他。你。若。疼。他。我就。叫。人。帶。了。他。來。你。見。見。叫。他。給。你。叩。頭。就算。了。賈。政。道。叫。他。送。什。麼。只。要。他。從。此。已。後。認。真。念。書。比。送。我。還。喜。歡。呢。賈。母。聽。了。又。放。了一。條。心。便。叫。賈。政。坐。著。叫。鴛。鴦。去。如。此。如。此。帶。了。寶。玉。叫。襲。人。跟。著。來。鴛。鴦。去。了。不。多。一。會。果。然。寶。玉。來。了。仍。是。叫。他。行。禮。寶。玉。見。見。

父親神志略斂些。片時清楚也沒什麼大差。賈政分付了幾句。寶玉答應了。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又切實的叫王夫人管教兒子。斷不可如前驕縱。明年鄉試務必叫他下場。王夫人一一的聽了。也沒提起別的。即忙命人扶了寶釵過來。行了新婦送行之禮。也不出房。其餘內眷俱送至二門而回。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飭。大家舉酒送行。一班子弟及晚輩親友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不言賈政起程赴任。且說寶玉回來。舊病陡發。更加昏憊。連飲食也不能進了。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出閣成禮時。即是黛玉魂歸太虛之日。若一回並敍。未免筆墨繁瑣。顧此失彼。描寫不盡。故分作兩回。此回只寫黛玉病危。單寫寶釵成婚光景。至于黛玉身故日時。卻于下回寶釵口中說出。用補筆細敍。此文章斟酌。先後變動安閒法。

賈母因知黛玉心病。疼愛之心頓減。不但道理甚正。且便專辦寶釵大事。鳳姐試寶玉。寶玉說我有一個心。交給林妹妹。與八十二回黛玉夢境及寶玉心疼。遙遙呼應。

寫薛蟠問准誤殺。既反跌後來部駁。又順勢好完寶釵婚事。黛玉病危。沒人看問。獨有紫鵑一刻不離。不但寫賈母心冷。寶釵事忙。眾人亦俱冷淡。可爲黛玉傷心。且見紫鵑情重。爲將來不睬寶玉埋根。

紫鵑若竟找著新房。看見寶玉。便恐生出枝節。今因墨雨口說。紫鵑即便哭回。旣省累筆。文更緊湊。於病勢垂危。手忙腳亂時。忽然要喚紫鵑過去。令人實不堪耐。無怪紫鵑之急不擇音。若不叫雪雁去。此事殊難排解。但雪雁之去。非平兒作主。誰敢擔承。此平兒之來。不但見鳳姐細心。且卽以周全此事。并可使鳳姐等俱知黛玉不起。文章細密。無以復加。

寫寶釵成禮時光景。令新人殊不堪耐。與黛玉遙遙相照。

大某山民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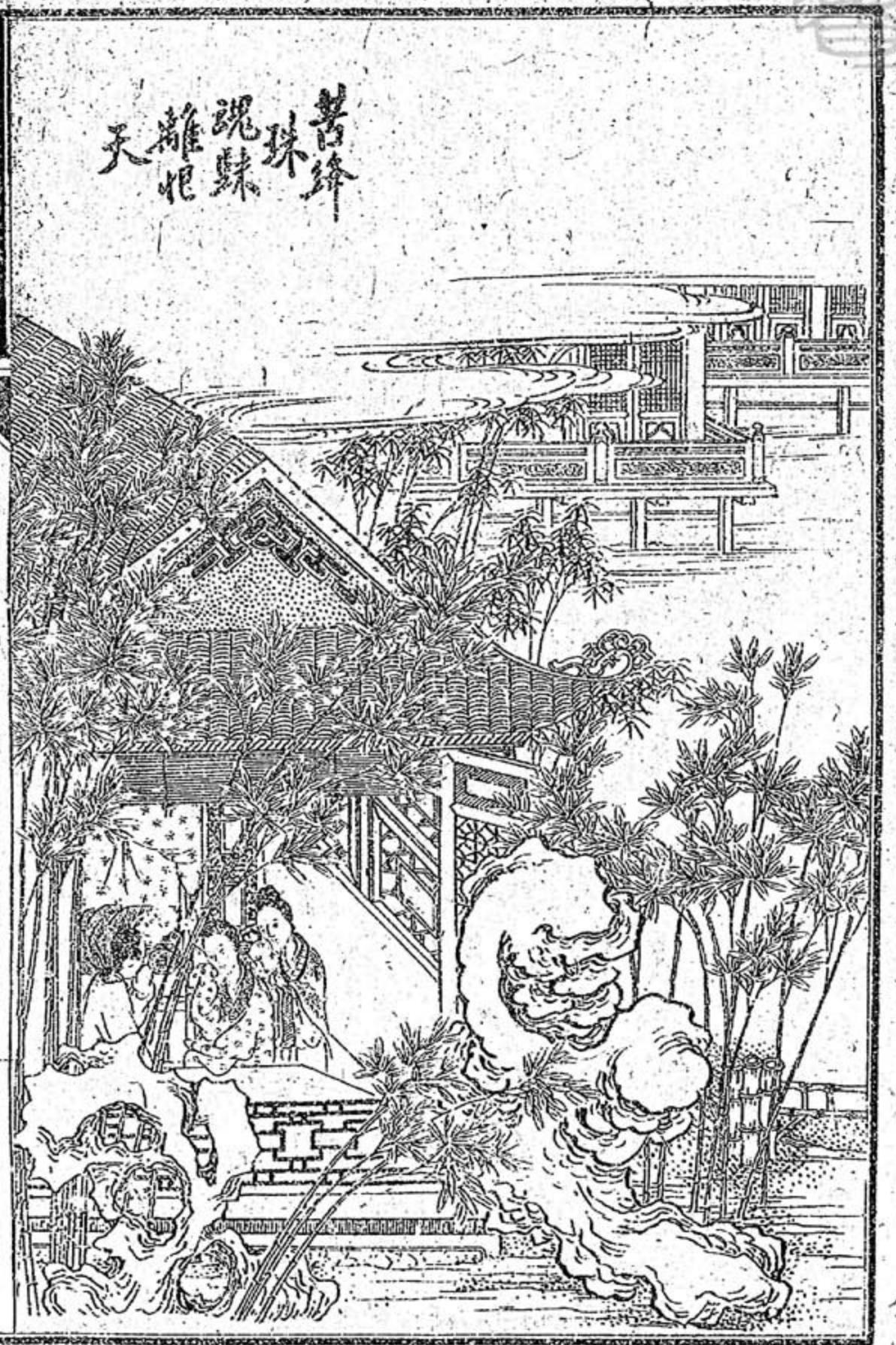
黛玉說那裏就死一語。傷心至此。愛吾者。祝吾奚弗讀左氏書。黛玉身不自保。焉用殘脂零粉。自燒詩稿。柔腸寸寸裂矣。

第九十七回

此回是乙卯年春日事。

增評補圖大觀頃
卷九十七終

第十九回



第七十八回